

金剛經講解 第二講

元一老師 講述 | 終審精校版

講述：元一老師 | 依原文文意校訂理順，不增補講義內容。

我們繼續學習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這是第二講。在開始今天的學習之前，先把上一講稍微回顧一下。上一講，須菩提請教佛說，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該如何住？如何降伏其心？佛的回答是：要住在度眾生，但又知道無眾生可度，住在這個認知裡，或者說狀態裡。

同時，佛又說，應該無所住，而行於布施。為什麼須菩提問如何降伏其心、如何住，佛的回答是這樣呢？我們上講說過，因為菩薩的特徵，標配，就是自度度他。所謂度眾生，是菩薩的最重要的標誌，也是有別於小乘聖者的一個不同之處。

同時，如何行菩薩道就是六度。六度的第一度就是布施。布施包括法布施、財布施、無畏布施。所以佛回答得非常精準：一個度眾生、無眾生可度，一個布施、不著相布施，這就是最關鍵的問題。所以這個問題，既是回答了須菩提的那個「云何住、云何降伏其心」，同時，實際上這個回答也是指向我們生命最根本的問題，就是宇宙和生命的真相、實相是什麼？

實相就是：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。所以這個相是幻相。幻相背後是如來藏。也就是說，幻相——我們眼前的萬物萬象及其法則，表面上心心相續，此起彼伏，千差萬別，其實它是虛幻的，是假象，是幻相，並沒有真的生生滅滅、起起落落，沒有這些心心相續。

而這個真相，這個實相，就是宇宙生命的真正的真容。我們所有的凡夫都不知道這個真相，都誤以為真，都把相當真。所以佛告訴須菩提，就是說一個菩薩、真菩薩，他一定是知道這個真相的，而且是住在這個實相裡的，而不住在幻相裡的。

所以他無論是度人還是布施，度人是總的，布施是一個具體步驟。那麼他在度眾生的時候，他知道實際上沒有眾生可度。他在布施的時候也知道要無相布施，就三輪體空的布施，

不存在這個真的眾生。所以這個，一個它是宇宙生命的唯一的真相；第二個，它也是大乘佛法最重要最核心的法義。所以佛一上來就講清了這個，很精準也很重要。

上一講我們所學的經文，都是佛在破這個幻相。透過講如何住、如何降伏其心，實際上都在破幻相。我們上一講學到這個：無法相亦無非法相。何以故？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則為著我人眾生壽者。學到這裡。

無法相亦無非法相，說的就是在真實的狀況裡，真相那裡是無所謂法相或者非法相的。如果你有心去取相了，你就是著相了。也就是說，實際上連談論法相和非法相、爭論法相和非法相，都是著相了。因為，就像六祖惠能說的，本來無一物。此岸的真相是本來無一物。若取法相，即著我人眾生壽者。那現在我們就接著往下學。

【經文】 何以故？若取非法相，即著我人眾生壽者。是故不應取法，不應取非法。以是義故，如來常說：汝等比丘，知我說法如筏喻者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。

這個等於就是回答了上面那個問題，為什麼不能取法相，也不能取非法相。因為如果取法相，就是著了這個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也就是有我、有人、有空間、有時間。然後如果你取說，沒有，沒有這些，沒有非法。就是說否定這個有法的，沒有我，也沒有人，沒有眾生，沒有壽者。取這個否定有法的狀態，實際上你也是著了相了。

因為真相什麼都沒有，所以你不需要去說有還是無。就像有一部經裡講的，就是不作有無想，是《大乘稻稈經》裡講的，不作有無想。這裡套過來就是不作有法無法想，因為都沒有。

所以佛說，以這個原因、以這個道理，如來常說：你們比丘，知道我說法都是像比喻過河的筏。就說法、講佛法，就好像一個過河的竹筏。這個竹筏是載眾生度過這個生死、無明長河的。這個就叫做法筏。法筏就是以竹筏度河的竹筏來載眾生度過無明長河，這樣的比喻來比喻這個佛法。

所以說，佛說法就好比用竹筏裝載眾生度過河流，到對岸，到真實的彼岸去的。那法指的那個竹筏，也就是佛法。到了彼岸，你登岸的時候，你當然不需要把那竹筏再扛上岸去。所以竹筏，也就是比喻佛法，你肯定是登岸的時候，竹筏就捨棄了，就留在河裡了，你人上岸了。這叫法尚應捨。何況非法呢？

非法就是指的只取有、把相當真的，就叫非法。在這裡是這個意思。就是說如果說法是指的佛法，那非法就是非佛法，也就是只取有、只取幻相是真的，就叫非法。

所以這段經文的意思就是說，不應該認為有法或者無法，不著這個有無想，不作有無想。同時也說，法——佛法是像渡河的工具。你到了彼岸，你這個人上岸，佛法也放棄了，也捨棄了。連佛法都要捨棄，何況不是佛法的東西呢？就這個意思。

接下來：

【經文】 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？如來有所說法耶？

佛就問須菩提說，你認為如來有沒有得那個無上正等正覺？如來有沒有說法？

【經文】 須菩提言：如我解佛所說義，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。何以故？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、不可說，非法非非法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

這兩段經文，我們要對照一下玄奘法師的版本。玄奘法師的譯本，這段譯得比較周全、比較準確。我們覺得玄奘法師的版本是這麼說的：

佛告善現：「於汝意云何，頗有少法，如來應正等覺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？頗有少法如來應正等覺是所說耶？」

這兩個問題，跟鳩摩羅什法師的那個「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、如來有所說法耶」差不多，這兩個差別不大。雖然玄奘法師的譯本字數比較多，但是差不多，這個沒問題。

那下一段就有不同。下一段，玄奘法師是這麼譯的：

善現答言：「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說義者，無有少法如來應正等覺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無有少法是如來應正等覺所說。何以故？如來應正等覺所證、所說、所思維法，皆不可取、不可宣說，非法非非法。何以故？以諸賢聖補特伽羅，皆是無為之所顯故。」

這裡，不同的地方，譯的不同的地方有兩個。一個是，鳩摩羅什法師譯的是「無有定法」，玄奘法師譯的是「無有少法」。第二個不同，除了玄奘法師譯得稍微繁複一些問題不

大、意思沒有特別不同，但是第二個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不同，就是說鳩摩羅什法師說「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」，而玄奘法師譯的是「以諸賢聖補特伽羅皆是無為之所顯故」。這裡就有很大的不同了。

我們先來看第一個不同，就說鳩摩羅什法師的是「無有定法」，玄奘法師的是「無有少法」。我們傾向於認為，玄奘法師譯的這個應該比較更準確。因為「無有定法」這個「定」字，這個彈性就太大了。但是如果是譯成「無有少法」，應該是比較接近佛的意思。因為很多經文，就是佛在講其他經的時候，用的都是「無有少法」，而且很多經都譯的也是「無有少法」。

而且你要看它上下文的意思，「無有少法」也更確切。所以我們就取這個「無有少法」，我們就按這個「無有少法」來解釋這段經文。也就是說，須菩提說，按照我所理解的，佛並沒有一點——少法就是沒有一點點法——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也沒有一點點法如來可以說。

為什麼呢？因為如來所說的法皆不可取、不可說，非法非非法。先說，為什麼沒有一點法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呢？是因為在彼岸，在真相那邊，只有那個如如不動的那個本覺真如，或者像《四十二章經》裡說的叫做靈覺。就說在真相的那邊，也就是說真正存在的，只有那個如如不動的靈覺。

那你證到這個真相、證到這個實相的時候，實際上也就不存在說有一個什麼法叫做無上正等正覺了。因為你到達彼岸的時候、你獲得這個無上正等正覺的時候，你已經到彼岸了。是彼岸就沒有這個無上正等正覺了，彼岸就只有那個如如不動的靈覺了。就在這個意義上說，沒有一點法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這個說的是到達彼岸，也就是你獲得這個無上正等正覺以後，你就知道沒有這個法。但是在幻象這邊，在你還沒到彼岸之前，可以有這個法。這就是一個幻象裡的一個法。幻象裡的法叫做無上正等正覺。這是在幻象裡，我們為了要指稱獲得那個覺悟，指稱它，所以叫它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也為了要交流、要教化眾生、要講，所以有這個法。在幻象是有。

那為什麼這裡說沒有呢？說沒有的時候，說的是到了彼岸、到了真實的彼岸的時候，也沒有這個法了，因為只有那個如如不動的靈覺了。同時，幻象裡有這個法，也是假有、幻有，也不是真有。

「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、不可說，非法非非法」，也是這個意思。就說如來所要告訴我們的那個法，就是那個實相，諸法實相，既是不可說的，也是不可取的。先說不可取，是不可取的，為什麼不可取呢？因為它就是無形無相，無生無滅，無起無落，就是《心經》說的那個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、無造無作的。在別的經文裡還有，無造無作、非因非緣、無形無相。

就說這樣一個無形無相的東西，你當然是不可取的。那不可說呢，是指的什麼？指的說它很難描述，叫做不可說而強說之。就說那個本覺真如，現在佛是盡可能地跟我們說了。佛所說的，說它什麼樣呢？就是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。或者在那個《大乘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》裡說的是，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、非因非緣、無取無捨。所有講的這些形狀，的確是勉強在說那個真如的樣子了。

但是你無論如何說，佛和已證道的菩薩無論如何描述那個真如，也無法完全傳達那真如的形狀。只有你行者實證到的時候，你才會完全明白，恍然大悟知道它是什麼樣子的。用說的，第一，無法完全傳達；第二，接受者也無法完全領會。再聰明、再智慧、再天才的接受者，沒有實證到的時候，他所獲得的關於那個本覺真如、那個一真法界的樣子，它也只能是一個抽象的、大概的概念。他沒有辦法就是活生生的、非常感性地體認到那是什麼樣子的。所以叫做不可說。

然後非法非非法，也是這樣。就說在一真法界，你證到它的時候，證到那個本覺真如的時候，就無所謂法或者非法了。因為在那裡就沒有這些幻象這些事，也沒有這些言說，也沒有相，也沒有那個所有的起伏造作、動盪不安，也沒有正確和錯誤之分，也沒有善和惡之分，也沒有那個垢和淨之分，更沒有增增減減、起起伏伏這些事。所以叫做非法非非法。這個說的是彼岸實相的光景。這就是須菩提說他理解佛的意思就是這樣。

然後，接下來須菩提還說，所以者何——為什麼是既不可取、不可說，又是非法非非法呢？須菩提的回答是說，所以者何——就是鳩摩羅什法師譯的是說為什麼會這樣呢？他說，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

這譯文的意思就說，這個賢者和聖者在對無為法的認知上，或者說認證上有不同、有差別。但是這樣的意思，跟前面說為什麼不可說、不可取、非法非非法，對不上，就沒法解釋為什麼不可說、不可取了。所以這句經文，是玄奘法師譯的是準確的。他譯為「何以故？以諸賢聖補特伽羅皆是無為之所顯故」。他這個就譯得非常準確。

首先說補特伽羅是什麼？補特伽羅是譯音，也就是眾生，指的是眾生。那就說，以各個賢者、聖者——眾生等於凡夫了——所有的賢者、賢是指在賢位的菩薩，然後聖者就是證入實相的菩薩了，賢者、聖者、補特伽羅是眾生，也就是凡夫。賢聖凡夫，所有的賢聖凡夫，都是無為之所顯故，就是說都是那個無為法所顯現的。

為什麼我們認為玄奘法師這句經文譯得好、譯得準確呢？我們可以從別的經文來對照、來印證。在那個《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》裡，有一個偈子就表達得非常的明確。他說：「法同等如如，諸生性即如。法若是真實，非如不可得。」

首先這個「如如」就是當時的譯法，有的意思就譯為把真如譯為如如。如如就是真如，有時候譯為一個字，就是如。因為他偈子的字數限制，所以他有時候就叫做如。如如和如都是指的真如。那這一句偈子說，「法同等如如，諸生性即如」，說的是萬物萬象及其法則，都跟那個如如是同樣的。表面上意思是這樣，但實際上他的意思是說，這些法、萬物萬象，它那個生性即如，就是它的自性就是那個真如。

因為你再看他下一句就說，「法若是真實，非如不可得」。也就是說，萬物萬象，如果你要說萬物萬象有真實的，那就是它那個生性、就是那個真如才是真實可得的。因為他說「非如不可得」，也就是說只有真如是可得的，而這個法——這是萬物萬象——都不是真實的，都不是，只有那個。因為他說「法若是真實，非如不可得」。這是一個偈子。

然後接下來還要說：「一切非如法，等住於如中。」也就是說，一切表面上不是真如的這個萬物萬象，實際上等住於在這個真如當中。同時它還有一句經文、一個偈子，也是這部經裡頭的，講得更明確、更直接、更一目瞭然：「無生現有生。」

我們知道《心經》說的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，也知道有一個著名的無生法。無生法就是說菩薩證道，實際上是沒有任何東西生起的，生起和幻滅只是一個假象。幻象是假的，但是這個幻象是由那個真如幻現出來的，也就是叫做無生現有生。

真如是無生的，是無生法的，是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的。但是為什麼我們眼前有這麼多相呢？第一，我們所看到的這些相是幻相、是假象。第二，我們這個幻象和假象是由那個無生所顯現的，叫做無生現有生。

同樣這部經裡就是《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》裡又講了說：「如如等顯現，是故名如來。」就說如來，如來，就是由那個真如顯形的、顯相的、幻現的，叫做如來。這就很清楚、很明確了。

我們從這些經文來印證，玄奘法師譯的這個就很清楚了。「以諸賢聖補特伽羅皆是無為之所顯故」，跟玄奘法師譯的這個，跟那個《不思議光菩薩》裡那個偈子講的，就對上了。就說眾生，無論是賢者還是聖者還是凡夫，都是那個無為的那個真如所顯現的，也就是所幻現的。

因為還有好多經文都說，所有這些相都是如幻如化、如水中月。所以我們就知道，這個無為法的這個真如所顯現，是什麼呢？是如化的、如幻現的，如化如幻，如水中月，就是如投影的。也就是那個無生現有生，是如何現呢？是如幻、如化、如水中月的顯現，就是像投影一樣、像幻化一樣。

所以大乘佛經都在講這個實相、這個第一義。所以如果讀經讀多了，有的經文他從這個角度講，有的經文從那個角度講，有的講得比較所謂隱密相，有的講得就比較明確、不那麼隱密，講得比較確定。可能根據不同的受眾的角度、受眾的接受程度，或者說在說法的角度，或者甚至有時候是譯師理解的問題。

他翻譯成，你看這，玄奘法師這裡就翻譯成是無為的顯現，而鳩摩羅什法師就譯成是以無為法而有差別，並沒有譯出這個顯現來。同樣的，當我們剛才舉的那個《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》，恰恰也是鳩摩羅什法師譯的。所以可能他可能，比如說早期譯的跟中期譯、跟後期譯的，隨著這個譯師的理解的不同，所以他譯的時候也有可能不同。

所以這也是我們非常建議菩薩學人、想修證菩薩道的同修，應該多讀真經、多讀原著，也就是直接讀、讀經。讀多了，至少解悟是沒問題的，因為佛其實說得很清楚了。證悟呢，是需要你實實在在修證，根基上，而且需要因緣——各種因緣成熟，就所謂福德資糧也需要有，然後你再去思索、再去坐禪發慧。但這需要因緣成熟。

讀經，大乘經典讀得多，然後深入去思維、互相印證，是可以知道、大致知道佛解釋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真相、什麼樣的實相的。

另外，我們也順便分析一下，為什麼鳩摩羅什法師的譯本「所顯現」這句經文譯得差別那麼大，沒譯出這個顯現這個意思來？很重要的一個意義，我們認為可能是因為當時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時候，他是手下有幾員大將，就是中文非常好，但是不懂梵文，也更不懂別的語言了。所以鳩摩羅什法師是手持胡本、口宣秦言，就說執筆的不是他，他是根據胡本——就是說可能是西域的語言的這個版本，然後他就直接用中文把它講出來、把義理講出來。

然後，他手下有四大弟子把這個義理記下來，然後再論師、再最後定稿。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有可能筆受的人這個理解得不夠、不到位，或者說他用的那個胡本不是梵文的原本，是胡本，就是西域的語言。也有可能他是用的版本就有可能原來就有錯誤。

不過好在有玄奘法師的譯文，就很好地給我們提供了這方面準確的意思，而且跟上面的經文的意思也對得上。

這段經文很重要，也比較難，我們就重複一下。所以須菩提回答說，沒有少法——沒有一點法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他說，如果我解佛所說的意思，就是沒有一點法叫做這個無上正等正覺，也沒有一點法如來所說，如來可以說的。因為如來所說的話，都是不可取、不可說，是非法非非法的。

原因就是說，真相那邊只有那個如如不動的靈覺。這是很不好表達的，也很不能夠光透過文字去理解的，不可取的，也無所謂法和非法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所有的眾生，包括賢者、聖者、凡夫，都是由那個真如、那個無為的真如所顯現的。也等於是說，真正存在是那個真如，而那個真如是不可取、不可說，也無所謂正等正覺或者說法或者非法的，也等於是這個意思。這是這段經文。

接下來，佛又問：

【經文】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，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？

佛就問說，你覺得如何樣？如果一個人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布施，這個人所得的福德多不多？三千大千世界不是三個大千世界，它實際上是一個大千世界，但這個一個大千世界是由一千個中千世界組成的，而一個中千世界又是由一千個小千世界所組成的。所以所謂三千大千世界，實際上是指一個大千世界，只是說一個大千裡有一千個中千，而一個中千裡又有一千個小千，也等於說一個大千世界是由一百萬個小千世界組成的，或者說它是一千個中千世界組成的。這就叫三千大千世界。

然後七寶，是佛教裡說的七寶，就指的金、銀、琉璃、珊瑚、磲磔、珍珠、瑪瑙，七寶就是世間認為比較珍貴的這些東西、這些寶物，叫做七寶。這麼等於一百萬個小千世界裡的這些七寶來做布施，能夠這麼布施的人所得的福德多不多呀，佛問須菩提的。

然後須菩提說：

【經文】 甚多，世尊。何以故？是福德即非福德性，是故如來說福德多。

須菩提這回就回答了，他知道佛說的意思。就說是很多，但是這個多，是說這個福德其實不是、非福德性，是指的這個福德不是真的有自性，所以只是說福德。是故如來說福德多。

我們來看看玄奘法師的譯文。玄奘法師說，「福德聚者如來說為非福德聚，是故如來說名福德聚」，差不多。那意思就是說，這樣布施，是福德是很多。不過，福德——玄奘法師說「由此因緣所生福德其量甚多」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福德聚，福德聚者就不是福德聚，是說福德聚。也就是說，這個福德不是真的福德，只是名叫福德。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福德多。

等於是說，在幻象這一邊，這個福德，如果按真如彼岸的真相說，這個福德不是真福德。但是在幻象這邊，如來說它是福德多。也就是說，我們在幻象世間所有做的事也好、說的話也好，都不是真的，但是因為我們還在幻象，所以我們還要這麼說、這麼做。所以說它是福德多，也就是那個是名福德，就說只是假名而已。因為是幻象，所以這個福德也不是真福德，但是因為我們還在幻象，所以我們把它叫做福德，也就是假名而已。

好，接下來：

【經文】 若復有人，於此經中受持，乃至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其福勝彼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。須菩提，所謂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

這個是佛說的了。佛跟須菩提說，如果有人於這部經受持、乃至四句偈——就是這部經後面有那個，每部經都有偈子。就以前佛講完經，因為那時候沒有文字記載、文字記錄什麼的，所以都是口說的。那為了方便這些弟子們回去思維佛法、復習，所以每次佛講完都會有類似用偈子，或者叫做頌，揭明二要，就像總詞一樣，總結一下，然後又好記、又能背誦下來，然後大家回去思維，就叫偈子。

佛就說，於這部經能夠受持，或者哪怕就只受持四句偈子，並且為別人說、說這部經的義理，這樣的人，他的福德勝過、勝比，就是勝過剛才說的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去布施的人。

為什麼呢？佛說，一切諸佛跟諸佛的這個無上正等正覺這個法，都是從此經出的。此經出，不僅僅是指這部經的語言文字，指的是這部經所代表的、所闡述的這個義理，也就是那個諸法實相，也就是第一義。所有的佛和無上正等正覺這樣的法，或者佛或者法，都是從這個義理出的，從這個諸法實相出的。

首先說的這個，在我們此岸是真實的，因為能夠修證圓滿最後成佛的，或者所謂發無上正等正覺的，以及闡述教化眾生去生起這個無上正等正覺的這些法，都是基於這個第一義，也就是勝義諦，也就是諸法實相所解釋出來的那個驚人的秘密，也就是眼前是幻象，幻象是由彼岸的真如本體、本覺所投射幻化而成的。智者應該經過修行超出此幻象而達至真常。

所有的佛和佛法說的都是這個，而且都要經由證悟這個實相，然後繼續修行最後才能成佛。所以叫做皆從此經出，也就是皆從此經所闡述的義理，也就是那個諸法實相、就是那第一義、勝義諦，從這個出才有諸佛和佛法的。

說完這個，佛緊接著就說，須菩提，所謂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馬上就說了，所說的這個佛和法，就不是佛和法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們在幻相界所說的佛法，就不是真的佛和法。

首先說佛，我們一般這裡說的佛就是那個有色身的佛，是吧，就是化身佛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。這個佛是個化身佛。在真實的彼岸，也就是說在真實的狀況裡，佛不是有色身的，不是我們所看到的有身相的。佛的真身、法身是無相的。所以有佛，但是不是這個有身相的佛。

然後法，在真實的那邊是無所謂法的。佛法只是在我們此岸、在我們幻相界這邊，佛為了教導眾生認識到我們此岸的幻相本質，然後透過修證佛法去抵達真常的彼岸，所以在我們此岸有佛法。但這個佛法也是幻相界裡的法。一旦你抵達真實的彼岸，你就會知道也無所謂佛法。因為彼岸就是只有那個不生不滅、不增不減、不垢不淨、如如不動的本覺、真如。所以佛說，所謂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

接下來經文：

【經文】 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須陀洹能作是念，我得須陀洹果不？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須陀洹名為入流，而無所入，不入色聲香味觸法，是名須陀洹。

佛又接著問須菩提說，你覺得如何樣？得須陀洹果的人能說我得須陀洹果嗎？須菩提就說不能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須陀洹叫做入流，但實際上無所入。

那個入流就是入聖者流。這是須陀洹是小乘的一果，叫做入聖者流，也就是說再下一步就是小乘的聖者了。所以這叫入聖者流、入流。但是他說，須陀洹雖然叫做入流，但其實無所入，也不入這個色聲香味觸法，也就是沒有六塵。沒有六塵就等於說沒有六根，沒有六根就等於說沒有這個人，也就是人是幻象。所以等於說沒有人的這個身相，也沒有這個人我。所以須陀洹雖然叫做入流，而實無所入。

接下來：

【經文】 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斯陀含能作是念，我得斯陀含果不？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斯陀含名一往來，而實無往來，是名斯陀含。

佛又問說，斯陀含會想我得斯陀含果嗎？斯陀含是小乘的二果，他是叫做一往來。就是再來一世，再到此生滅度以後還會再投胎到人間來一次，然後再來那一世再修行，然後就不用來了，就涅槃了。這是斯陀含。

那須菩提就回答說不會的。斯陀含不能認為說我得斯陀含果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雖然叫一往來，但實際上沒有往來。所以這個說沒有往來，也是等於說就沒有這個人我、沒有身相，沒有人我、身相是假相，還是這個道理。

接下來：

【經文】 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阿那含能作是念，我得阿那含果不？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阿那含名為不來，而實無不來，是故名阿那含。

佛又問他說，阿那含能認為我得阿那含果嗎？須菩提說不會的。阿那含是小乘的三果。得這個果就不用再來了，就此生滅度以後，證得阿那含的行者，此生滅度以後就不必再到人間來受生了，就在天上再修，他就入四果了。所以叫做名為不來。

那須菩提說他，阿那含不會認為我得阿那含果的原因是，因為他雖然名為不來，而實際上本來就無所從來，也是同樣的道理，就是說就沒有人、人就沒有真來。所以他雖然叫做不來，其實本來就沒來。這個意思，所以須菩提說，所以他不會認為我得阿那含果。

【經文】 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阿羅漢能作是念，我得阿羅漢道不？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實無有法名阿羅漢。世尊，若阿羅漢作是念，我得阿羅漢道，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。

佛又問須菩提說，會認為我得阿羅漢果嗎？須菩提說不會。為什麼？因為實際上沒有一個法叫做得阿羅漢這個法。如果阿羅漢作是念，就想、認為或者以為我得阿羅漢道，就是著了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了。那著這個相阿羅漢就成不了阿羅漢，也就這意思。

因為得阿羅漢果的行者，他是證到無我了。證到無我，也就是證到沒有身相也沒有一個人我，這樣才能得阿羅漢果。所以得阿羅漢果的人肯定不會認為我得阿羅漢果。

接下來：

【經文】 世尊，佛說我得無諍三昧，人中最為第一，是第一離欲阿羅漢。我不作是念，我是離欲阿羅漢。世尊，我若作是念，我得阿羅漢道，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。以須菩提實無所行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。

須菩提就接著說，說佛說您說我得了無諍三昧，無諍——諍就是諍訟的諍——無諍三昧就說不跟任何人起任何爭執，沒有任何瞋恨心。佛說須菩提是人中最為第一，而且是第一離欲阿羅漢，就說須菩提是這個沒有一絲一毫的那個五欲了、欲望了，所以叫第一離欲阿羅漢。

須菩提就說，佛這麼表揚我，但是我不這麼想，我是離欲阿羅漢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如果這麼想的話，世尊您就不說、就不會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了。

阿蘭那是譯音，意思是寂靜處，就是喜歡在寂靜處靜心修道的人，叫做阿蘭那行者。而且也是無諍心，就無諍訟，沒有一點瞋恨、紛爭，沒有瞋恨心，沒有任何要跟人爭執。實際上他指的就是說很喜歡在幽靜處明心禪定、體會佛法的這個修行者，而且是已經叫做諸惡不生、人我不起的，沒有一切貪瞋癡、有一切諍訟之心的這樣的行者。

那佛是誇獎須菩提是一個很喜歡阿蘭那的行者。那須菩提就說，如果我認為我得阿羅漢道，世尊您就不會說我是喜歡行阿蘭那的行者了。「以須菩提實無所行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」。也就是說，因為實際上須菩提是沒有任何所行的，所以世尊您才說我是樂阿蘭那行的人。

這個實無所行，也是說的就是說不是表面上沒有行。表面上他一定是修行，也就是說在幻界，他是須菩提是修行、行阿蘭那行得很好的，所以佛才會誇他。但這裡說的是說，在實際上，表面上他有所行，但實際上無所行。為什麼？因為眼前是幻象，須菩提也是個幻身。所以行也等於無行。這本質上是無行，因為全是假的、全是幻的、全是空的，所以叫做實無所行。

這部經一直都在破幻象。破幻象的原因是我們眼前這個相是假的、是空的、是幻的，所以佛就是一層層、一層層地在給我們破這個幻象。從那個一果，從小乘的一果開始，一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都在說，得的那個果等於沒得，行者行的那個修行、做的所做的那修行的功德也好或者修證的這個功夫也好，都是無行，都是那個假的、都是幻的。

這個就是說，這是就我們這個幻界的本質來說的。表面上我們在幻界造作，造各種各樣的業，善業不善業都造。無論是小乘還是大乘的行者，無論是戒定慧還是六波羅蜜，都是善業。但是，雖然在各種造作、各種那個做功夫也好、各種那個思維佛法也好，表面上有、表面上在造作、表面上在行，但是從本質上說都是沒有的、都是空的、都是假的、都是幻的。

為什麼？原因只有一個，我們眼前是幻象，我們身處幻界中，我們的身體是假的，我們的身體裡也沒有一個人我。那我們所處的是幻界，所以所有相都是假的、都是虛妄的。在這個意義上說，須菩提無所行，實無所行。這就是這段經文的意思。

好，那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先學習到這裡，下一講再見。